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象象述卷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sub>臣</sub>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孫球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炎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像象述卷六

明 吳桂森 撰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下卦上畫之陽  
益上卦上畫之陰

曷

之用二簋可用享

言當損時則  
至薄无嘗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上經以泰否居中下經以損益居中損益即泰否之

第四變

一變隨 蠱 二變  
噬 嗑 三變咸 恒

損卦止在上要終成泰之事

益卦震在下從根傾否之事能盡損益之道方得有  
泰无否故夫子雜卦翻損益于上經翻否泰于下經  
以人事回氣運非損益其道无由也 損益乃以兌

巽二女之事完成震艮二男之事蓋從柔道以補剛  
道先致力其小以求諧其大精細工夫也損者以日  
減為日增之事益者以善下為善進之事損兌在下

要從兌說進步故其妙只在上行二字益巽在上要  
從巽入得力故其妙只在下下二字損下益下即損  
內益外也人若肯自家從身尅治自然向外都得通  
行工夫只要自損便是得益故卦名之以損而曰損  
德之修也損上益下即損外益內也人要取益于外  
无如虚受于內內既得益于外原无損故卦名之為  
益而曰益德之裕也 損益二字原不可拆開作兩  
件看未有損而不得益者又未有得益而猶可謂之

損者只是必先有損然後有益故損之為義聖人教人下手求益妙法卦體艮止在上學問到得止天下之益孰大于是只是不上行如何造得能止田地惟有一損便有上行蓋人所以無進路只為見得自家十分有餘一知損便覺不足自然常常求進不到至極不止進則益矣故損下自然益上所謂其道上行也舜之舍己孔之克己舍與克都是損下法一損中有無窮妙境所以既說有孚又說元吉又无咎又可

貞又利往而尤可貴在有孚蓋不能損者縱有好善樂取念頭俱作不得實見便隨處有隔碍若實實能損這一點自无自虛之念真如谷虛而衆善自歸何有不孚這一孚便是天下第一件有益美事所以元吉更何過不可補所以无咎真是萬事之幹可以貞之永久所以可貞又何往而不利所以利有攸往皆從有孚得來故彖文下一而字千斤萬兩見不損不成孚孚則衆妙自集則所云益上惟此實心自損而

已曷之用二句則又精言損道之妙言只怕不能損  
不怕不得益只要損得合法不必較量益之有无真  
能損者即二簋之約亦可成享象曰二簋應有時時  
者理之當然處若當損便損適得其時則雖所損者  
小而所得者已大蓋一念虛而天下莫大之理已在  
是矣曷之用三字正是自擇時宜之意最有味爻中  
弗損之益正合時之損損之盡善者也 兌本柔艮  
本剛損下益上乃曰損剛益柔者蓋凡兌巽皆以柔



損剛之卦也說以說乎乾剛入以入乎乾剛用柔濟剛也凡艮震皆以剛益柔之卦也止以止二柔動以動二柔用剛濟柔也損以兌要艮止非損剛益柔乎

損乾益坤

凡盈必須損虛必須益內三爻分明以柔損盈

之象外三爻分明以剛益虛之象盈虛損益一自然

適當之理時所當然故曰與時偕行不識盈虛之時

則不知損益之妙不能損則不能益矣

損內體兌說人只虛心說

理便是損道自然上行若損民益君之說乃陸宣公對君妙語不可以概損義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澤通氣澤氣上蒸則山潤益上之象澤惟虛則氣方上行損下之象懲忿窒慾是日減工夫修內之法故君子以自損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傾壑又曰忿者洶湧慾者流蕩皆澤之象必是山以鎮其澤即懲窒之象合二義見聖人立象盡意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損之能益上者二也受益者五也而非三之損无以  
上行三行然後得止于上而益成矣蓋柔能損而剛  
能益柔也倒轉是益其爻義亦然 初九說體上行  
之始爻人所以不能損只為認得益不在己若曉得  
是損就是自益都是一己身上事這損自不容緩亦  
不容他委故曰已讀紀事端往自己事自己去盡速往  
則无咎端之言蚤也酌損云者斟酌二字原為酌酒  
用損下益上其說以進之不多不少適當其可如酌

酒然則上不期孚而自孚矣其酌酌此時也二簋可用享正妙于一酌如此自然足以合上之志故曰尚合志謂所尚者以誠意上行期心志之相合也二剛中之說以此上行得居下正道自然益上若不守正而行便有征之凶居貞之益于已何嘗有損于上却都是益所謂弗損之益皆因能以中道上行故曰中以爲志也

與初爻志字同

凡真能益上者自無須損故弗損

益之方是真損真益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卦本乾而損上交以益

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戒占者當致一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為一卦主爻行謂上行夫能益上者在初與二兩

剛剛本上行阻之于前者三也

陰下行

所以三損則初

上行而與四合二上行而與五合成致一之功矣此

三人行損一人也一人行即指六三也九在上能受

一卦之益者也三上行則與上合而亦成致一矣此

得其友也使非六三一損則三不先行初與二皆不  
得上交何由益上故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蓋以兌體  
二剛一柔非是同氣所以同行則疑若純卦有何疑  
惟三行而從上則四五亦得初與二以從之陰皆從

陽是致一也致一則益矣

一人行二句  
緊承上文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四與初相應初上行四要能受使已之病未去如何

受得益所以要損其疾

此損字雖非損下之損而以損為益之義則同

四柔

又不中這是四之疾

凡艮上交震下交皆有所不足

初曰遄往惟四

之疾遄去則初之益遄來故云使遄疾去益來何喜

如之故曰亦可喜也六五虛中能受正應二剛中或

益之十朋之龜也

龜靈物五貝為朋十朋寶之至貴者

惟五實能順受

謂之弗克違猶云欲違不能也

弗克字有味訟卦  
之弗克訟亦然受

善善斯大故曰元吉天下之益無不歸之曰或益皆從上交得止來故自上祐即自天之祐也上九為艮之止損道上行至此得止得止豈惟上能受益全卦皆受益是下原未嘗損也故曰弗損益之二之弗損已弗損也上之弗損于下无損也益莫妙于弗損故全象所云无咎也貞也吉也利往也皆于此見之夫以下之損皆歸而益上得臣之象也然上益則合四



五成益无家之象也能受天下之益又能使天下皆受其益益有大于此者乎此損道之終也三上行合止則曰得友以上而得三則曰得臣相呼應之詞總損義莫要于一時所以從初便要酌于首爻言之莫妙于弗損之益故兩言之莫大于得臣而无家故以要終焉五得尊位則得臣宜係于五今止言其受益以十朋之龜歸之而得臣則係于上者損道詣極惟聖賢足以當之盖合天下之善都是得止者之

善及至上下有孚則天下人人受益皆得止之益也  
此何問有位无位哉此義也于夫子可以觀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卦初畫之陽  
益下卦初畫之陰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  
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  
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益只是一理有損便有益然卦體却不同損要上  
行損主六三却是陰陰性下而不上所以三損下兩

剛方得上行用力在損三故命為損益要下行益主  
六四亦是陰陰自然下只要初剛應便成了益得力  
在初之動故命為益亦云損上者承上卦說來損剛  
之體在上益柔之體在下是損上益下也上體風入  
下體雷動上之人以巽德風起在天下之人能從上  
而興動這是心孚意肯而動所以民說無疆到民說  
田地豈惟民受益皆上之益也故總謂之益 損道  
盡于上行益道盡于下下風行于天雷出于地必上

有風行而後下有雷動是自上下下也陽上升難于  
下惟一下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君居上難于下惟一  
下則君德下通而光明其道大光也其所以下下者  
五以中正益二二以中正受益中正之道何所不利  
故利有攸往巽與震皆天地之本德即天地之仁德  
上以仁風下以仁動一團生氣流通更何阻滯所以  
利涉大川山澤為損兌艮秋冬收斂之氣日有退風  
雷為益震巽春夏生長之氣日有進由動而巽正是

出震齊巽由春而夏一路進長不已故曰日進无疆

此以其德言无不利也

自下卦說到上

風在上是天之所施

雷在下是地之生氣風鼓雷動物物霑被何有限量

窮盡故曰其益无方此以其體言无不利也

自上卦說到下

聖人以上益下與春夏同日進與天地同施生无時

不益所謂與時偕行也 損下益上非其時不可曰

與時偕行時損而損也損上益下无時不可亦曰與

時偕行時時有行也損下下自損則可以益上還以

益下故損卦言益之益下下受益上亦有益而无損  
故益卦不復言損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之勢  
交相助益

風雷相益倏忽萬變曾无定迹以撓萬物以鼓萬物  
但是時候一到風雷便到風雷一到天地間生機便  
換過一番故君子以遷善改過為風雷之益 山下  
之澤通氣要漸漸透達懲忿窒慾工夫亦漸修漸盡  
風行雷厲其相薄敏速而神遷善改過工夫亦速改

速化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益六爻剛柔之義與損同而不同者位故五益下而二受益四為下下之主此與損同者也損三有疑益四无疑陰柔而上行則疑下行則易也益上有凶損初則无咎損剛在初自能上行益剛亢而在上則不能下下所以凶此情之不同者也 益者上益下也

必四風之初興起而動于下方成益大作是天下第一件作為利用為大作是做天下第一等大事也震初一剛元善故有大作能事稱元吉无咎惟為大方是天地間第一樣有益下固有益而上亦益矣象曰不厚事者初在下未當位任事然雖未任事却立定根基做天下極大事所以謂之大作而得元吉此一爻伊尹在有莘時似之躬耕而樂堯舜之道是何等樣作為所以有商天下受其益惟未事而為大作



者斯任事而可望十朋之益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二以中正應五故十朋之益歸之實能承受得來方

實受益故亦曰弗克違

語氣亦如弗克違

只是要永貞蓋貞

而不永終是不貞如何得吉

損五不言永貞而此言之二以下位受益易失

貞也王用享于帝就作永貞之象看

最妙

夫下之受益于

上知其有益而順受之還未見其貞如王之享帝何

嘗為邀益于帝而誠敬之心永永不二方是真享上處王以此心事帝臣以此心事君永貞之吉吉以是也如此方無處不是益故曰自外來言莫知其所自來也損二得中故有弗損之益益二得中故有不期益之益皆至精之義龜靈而不食天下之至寶居上者明四目達四聰民之視聽合而為上之視聽此損五十朋之龜也居下者行而著習而察不為逸居昏昧之民皆為由而能知之民此益二十朋之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用凶事者盖警戒

震動乃所以益之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欲其因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六三與二同是震體皆受益于上者二得中受益易而正三不得中受益難而偏故益之必用凶事何為凶事天之施益有雨露亦有雷霆君之施益有褒崇亦有摧折凡夫警戒創懲皆凶事也皆益也在下者承順受之益益未必得之固受凶事之益益纔得之固故曰固有之也有孚二句則又教三以受益之道

與二爻永貞吉二句一例言公言圭皆震象

震為長  
為王

三雖不能如二之以中應五若能孚五之中則亦受

五之益可以完得震之事

三為震  
之終爻

用圭而通五矣其

孚中行之道何如如二之永貞則有二之中而與五

自孚也二曰亨上故三曰用圭圭通信之物告公三

告初用圭以告成功于五也

震屯豫稱侯解小過稱  
公三合五撰艮故能孚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三四皆不得中故皆  
以中行為戒 傳曰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古者遷國  
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

也

六四則正行益之主爻也夫以當位而中正其能益下者原在五四則能以行五之中于下者故曰中行惟四一下則初應之而動矣初動則二三俱動故曰告公從言以五之益告下而得下之從也既得公從則又利在依之以遷國遷國舉國以從之也震公天下之元善若非真有益下之志如何得其從故曰以益志也然非遷國以從之則雖告公從亦何以受其

益利遷國教四之詞也

四合二三撰坤四下從初分明遷國之象

凡善之

所在即稱公即可依不必真有可依之國也盤庚遷

殷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无非為益下計也總之從善

而已 本象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可見益道之利全

在得中三四皆非中故三必孚于中四必以中行三

之告公告以受益之道四之告公告以上益下之意

也四而下初方大作曰利用為初有作四必以國遷

亦曰利用為文正相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  
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或擊之自外来也

五以中正風下其益下也都是實心實惠故謂之有  
孚惠心然上之益下只要一片真心不得屑屑計量  
所益何事所以只宜問諸己心不必問下如何得益  
盖一問便有揀擇有臆料都落騷虞小術故勿問元

吉勿問之心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之度也夫上既有實心下自然以實心應所以亦有孚下有孚上之惠方實遍滿皆成實德故曰惠我德如此益之分量十分滿足曰大得志也損到得臣无家益到惠我德纔見合上下是同體益則舉世皆益故同曰大得志上居巽終爻巽之究為躁有不能下下之象故曰莫益之益上而不下是无益下之心矣上而不知益下則下必不知益上豈惟莫益究且有傷故繫辭曰莫



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雷風相與為益

益是恒之倒體

風必下

行上必下益便是常心上不下益是風不下行雷亦不動常心有失所以凶也中行乃可以益下則莫益之辭為其偏也二以中虛不期益而自益益自外來也上以偏亢不期傷而自傷傷亦自外來也

總 益三四爻與損三四爻語語相對用凶事即損其疾之義也中行告公即三人行之義也遷國即得友之義也損二之弗損即益五之弗問也兩卦互相

發泰上一爻成損似乎自盛而衰然能損則可以常  
泰是損防衰之始也否下一爻成益原是自衰而盛  
蓋能益自然可以回否是益致盛之始也故損益為

盛衰之始

益六爻須倒轉看從上爻看到初爻義便了然

自乾坤至噬嗑賁

為首局以乾坤為主卦中凡十八見父母之義也自  
剝復至損益為中局以震艮二男為主卦中凡十四  
見男以承乾之義也自夬姤至終為末局以兌巽二  
女為主卦中凡十八見女以承坤之義也坎離二卦

見于首局者六坎四離見于中局者六離四坎見于

末局者六坎六離為適得其平天地中交之義也

孟子

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利用為大作之益也書皇  
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有孚惠心勿問  
元吉之益也惟時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有孚惠我德之益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三月

之卦  
也

象曰夬夬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始末局十二卦之首全以一柔爻為主夬是要終  
一柔處得這一爻停當便是乾剛全局始是原始一  
柔處得這一爻停當方是剛柔相濟兩卦皆用柔之  
妙法 夬決也決字義要看得分明為流行為斷為  
破為分別從決者非無決而去之之義卦以五陽在下已  
是全盛只有一柔在上陽性上行陰道下行這五陽  
却被一柔在前阻塞了上進之路這一柔煞是利害

勿謂其在上是方退之候也以其地則居高得了上乘之勢以其氣則兌肅全是消陽之氣若要去他如何去得所以要決決者以陽剛之道去開通了陰氣使其不成阻塞之害故謂之剛決柔上體本是澤開通了澤導之使行便自然流通无礙這叫做因勢利導之法真是不知不覺有潛移默奪妙用君子處小人只有此一法盡善味決字直是徹底抉通不言去自然去而又無激與潰之患者也 決之義本文自

明曰健而說決而和

不說決去

天理在內至剛至健一毫

無所荏苒而外面却以柔道行之祇見其和順而說

所以君子不見有決之難小人不見有決之傷為決

而和蓋為上六一柔非尋常小人可擬其勢力足以

把持一世如後世之女主在位與夫定策國老這一

項人若處之稍不善便把世界都翻轉來極是可畏

其決之善道如何只有陽剛合力君子道盛自然他

阻遏不得主其任者全在九五一爻既得尊位又與

上切近能決在五

也剛

能和亦在五

也近

揚于王庭五引

衆君子而升於王庭也

五象  
王庭

蓋乘剛之柔在上所以

要揚剛方得上進也必須同心而孚同聲而號又知

其危厲方纔君子之道日長其危乃光也

乃字  
有力

然莫

先于自治告自邑也未有不正已而可以服人者也

必不可尚剛求勝不利即戎也蓋君子與小人角未

有得勝者也如此衆賢合則陽剛道盛陽剛道盛自

然日進日長而有終所謂利有攸往也以此為決豈

惟小人不為君子之阻且為君子用但見其通行更  
无有窒滯所謂剛決柔者若此 闔戶為坤夬一柔  
從上闔只以乾道去闔開坤道乾坤便合所謂決而  
和和之妙不可勝言感于君子而化和也不安其身  
而自去和也總是自然道路此盛彼自衰全未嘗有  
嫉之之念亦未嘗用驅之之力若一點不和便自即  
戎一着即戎未有不反見勝于小人後世犯此戒者  
屢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自是无停注處夬決之象決則澤之施及  
皆天澤也使天而自居其澤則不成澤矣故君子法  
澤之下霈以施祿及下法天之无私以不居其德  
陰主利澤天之美利也利而散之于下則皆天之德  
利而壅之于上則皆天之忌大學財聚財散其義取  
于夬 施祿及下天地間方无不流通居德則不流通  
豈不是大忌特係則忌一語警醒壅積可謂痛切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前猶進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暮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

求龜反

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无咎

頄顙也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

為君子所愠然終无所咎也

温嶠之于王敦其事類此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

也

夬以決柔為事三與上正應五與上切近當決之任

者兩爻也能決之事者兩爻也故皆言夬夬惟三與

五合力共濟見其夬而又夬餘爻不言夬矣 夬亦壯體故初言壯向前而行曰前趾從初用壯豈能善夬之用所以見其不勝任也然曰往咎則不往自无咎二得中有乾之惕應五有兌之號曰惕號決之妙在于一號君子同聲相應何患于柔之不決彖中孚號有厲有厲即惕正二之事也如此雖有戎亦可以勿恤戎曰暮夜小人戈矛中人多伏于幽暗不見之地俗云

暗箭難防

然中道在君子戎豈能傷雖傷何害故曰得中

道也象不即戎是不自我興戎此君子不先為難端  
二有戎勿恤是不憂小人之戎此君子不動心于利  
害九三重剛而不中所以至于壯頌夫壯而見諸顏  
面豈能善其決故曰有凶必取凶之道也然三是乾  
惕君子畢竟能決者在三若不以壯用而以君子乾  
惕之道用必能決者也曰夬夬有曲盡夬妙之義論  
其獨與上應若有違衆而冒天下之疑者所以遇雨  
而濡濡而可愠

一說愠是自家  
藏怒亦可通

然此皆是夬夬中妙

用曰終无尤也君子當事任處疑難真有時汙其迹  
冒其嫌委曲以行其志者正是不露壯頰之色也如  
狄梁公于唐得此義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牽羊者當其前則不

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

信聰不明也

九五苋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九四與下三爻同是剛德與上六爻又同是兌體所以居不能安行不能進將與上六則三陽進于下譬无膚而不可居也將與陽同進六阻于上次且而不可行也皆以不當位之故

既不當五之中正又不如三之應上

處四之

位只有牽羊妙法羊從前掣之則觸縱其前而自後牽之則行上六兌羊也從後牽便是四之決而和蓋小人之性不可角從其後而徐牽之自是最善之道但四不當位恐不足以語此故曰聞言不信聰不明

也九五與上切比有感通之機其感之法只與他自然生理便是故取象于苒陸苒本陰物感陽而生陸

高原也

即馬齒苒生于高原既不蔓蕪又不荆棘全不碍陽者

如此便成夬夬

只是這夬也不易所以中行方无咎上六一柔既成苒陸則不惟不能阻陽反依陽而生所謂決而和小人得君子都成生意也必中行乃无咎者只為柔乘之于上中猶未光也

蓋苒陸雖極妙之法畧不合中便是長惡所以又設中行之戒

小人肯順君子便是小人自家生氣自然不碍君子

苒陸之義君子小人俱利故為決而和上六正乘剛之柔君子道盛自然無與為徒然君子到底要號若至此而君子无號小人復可以施其伎倆君子小人到底不同類終有妨于君子所以有凶以終不可長也觀不可長一語可見君子危小人當有无窮之深

慮

舊說小人无號不得易警戒之旨若說小人雖无慮可號君子當知其終有凶也則可

總 夫君子當位衆君子又同道小人必不能為害只是與之以活路還之以生理聽其自若於天地之



間不能害而已此菟陸之夬虞帝于三苗武王于頑  
民皆用此道然不到皆化為君子終非全盛所以說  
未光又說終不可長小人如何長久留得留在上而  
不已一轉而下便為姤之壯女矣豈不可畏 夬剝  
之盡變剝五要順于下夬六要順于上夬之菟陰感  
于陽之上也姤之瓜陰感于陽之下也夬三月卦菟  
生之時姤五月卦瓜生之時皆寔象非懸擬也  
上六无號

就小人說是君子處之盡善直到无處開口亦自不  
消開口也然而終凶之質猶在則君子必不可以不

防

姤女壯勿用取女

五月之卦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

哉

幾微之際  
聖人所謹

邵子詩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地逢雷為復此陽來也天根之可貴固宜乾遇巽為姤此陰來也則于月窟義可取焉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故

陰非陽不生陽非陰不成陰往則陽來陽往則陰來  
皆是造化自然妙理必不可相无者始陽中陰來也  
惟有這一陰來方配合陽剛成生生之化故始遇也  
柔來與剛相遇合也家不得女來遇合不成家國不  
得民來遇合不成國這遇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邵子  
云能探月窟方知物は陽得陰來成配也只是這陰  
却是方壯之女何謂壯巽長女也  
再進而離再進而兌皆從巽始只  
可遇不可取蓋遇是柔來遇剛剛作主取是剛去取

柔剛為柔所動矣却是柔作主這柔已有方壯之勢  
若一聽其作主豈不日進日長柔長則剛自日消所  
以勿用取女為柔不可與長也知其可以遇又知其  
不可取所以處初柔之道便曉然可觀 遇之不同  
于取只是一個自然而然而遇以道理之至當也故天  
地相遇天生之地成之都是道理天然所以品物生  
生而自成咸章九五剛居中正這便是道理正當處  
把九五作了主以巽柔來遇剛這是中正之遇也何

往不可行故曰天下大行也若取便是有心去向他  
有心便有私意可見始之妙全在一中正方當乎時  
當乎義這始便是天地相遇若不當時義這始便有  
取女之害所爭只在幾微關係却甚大此始之時義  
所以大也朱子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正為始中得失  
之辨有毫髮不可差者在 四剛合方謂之大壯始  
一柔便曰女壯何其剛之長如此難柔之長如此易  
也此定理也試觀草木發榮滋長積日而成彫落摧

殘一朝而悴故陽之充長甚遲陰之充長甚疾陽之勝陰積之甚難陰之勝陽消之甚易故理之分數難充欲之分數易滿此非欲之本來有盛于理也則人之于欲易溺易近也故曰勿用取女自制自防惟人自力聖人教戒一字提醒嚴矣微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卦本巽柔為主象曰天下有風以天為主風不過行天之令耳此柔遇剛之義也施命誥四方正是天下

風行之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一

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

象曰包有

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

牽也

象中言遇爻中言包包之一字盡遇而勿取之義包

有善不善則中正不中正之辨也 初六方壯之柔  
難于順陽故須用繫能繫便是陽順之柔不繫便是  
蝕陽之柔二以剛中居初之前足以繫故象以金柅

柅象中  
剛象金

止則貞吉不繫而往則失貞而凶以其柔尚

微然已見必凶之勢故曰見凶羸豕小豕初柔之象  
蹢躅方壯之象豕陰物而蹢躅躅是其本性故謂之  
豕蹢躅復係此句正見其不可不繫也能繫則柔聽  
命于剛可以相引而進此為柔道牽也牽與蹢躅正



相反二曰包

撰乾能包

遇陰之妙法盡于一包包者視之

如已有只見其可用不見其可憎如此一陰但有魚

之可美而必無躅躅之患矣

巽為魚

何咎之有若不包

便有外之之心如賓客然賓客外相敵體內不能撫

之如一視我以賓自視柔亦以賓視我彼此各立豈

如包之有魚故曰不利賓也

既嫌于過尊又嫌于不親

如四之遠

初便是賓故謂之无魚月令五月一陰生為蕤賓陽

賓于陰也必須包方不成賓故曰義不及賓也以賓

自處則分明以主視初故大不利賓字味最深有既不能牽初又不能高遯二義 始之三即夬之四也故亦有不安不行之象一陰方上進故无膚而不能居躅上无應與故次且而不可行角在雖可危然却无取女之咎若曉得繫初而成牽何有不安不行之病故曰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正應已遇于二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

木也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角剛乎上者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四乾體與初正應本足以包只是乾上行其于初柔

有遠而去之象所以不能有初曰无魚惟不能包必

致蹢躅謂之起凶以遠之故也凶曰見曰起皆要玩

四只是不中正便包不來所以要剛遇中正魚象其

從陽也五以中正居尊包之能事五為能盡象高大

之杞包瓜于下聽其自生自育皆成美物天地遇而

品物章杞包瓜而瓜之美皆在所包中故曰含章一說

巽木為杞以杞者又曰有隕自天蓋此一陰原是從

天隕下從夬上轉始其自熟而隕潰決而隕皆聽之

天所謂命也因而善處之則以人承天之道也所以

必要包必要含若人事既盡而聽天可安曰命人事

未盡而安之曰天實然此非命也人也豈可以此委

命哉故曰不舍命也凡易中舍字俱作安乾曰上

時舍

九剛過而亢不能包但以剛拒初使不得躡躅而已  
故有始角之象而謂之上窮窮路也以其无相遇之  
美故吝亦无取女之失故无咎此遇柔之最末着也  
有隕自天凡天地間有陰有陽俱是天生定來

程子  
所云

皆天  
理也

惟陰原是天隕亦不是可惡之物其至于作害

只為不知陰性處之不得其道所以易要盡人事包  
正善處之道若說這是天生之物人力不可挽回這  
便是委于氣數不知立命說話所謂舍命者也

總 姤女壯若以中正遇之即文王之起化閨闈亦  
不過從女道始若從而取之如後世基禍床第都從  
女道始全在人事上得力甚而如唐之武氏豈不是  
天之所隕然經事先帝寺中載歸廢后冊立都是自  
作之孽豈關天意所以君子言人不言命 論君子  
于小人包之一字似屬調停之法曰非也如已為惡  
之小人如何包得此為解中狐隼有射之而已始初  
小人未躡躅之豕也有大君子在上終身不露其惡

矣此所謂包也調停則取女之道爾虞廷之言曰能  
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處夬  
上一柔定則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  
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此處始初一柔定則也

夬始以巽兌二柔為主故不見五陽之可恃而但見  
一陰之可畏夬柔將退其氣則肅殺故深防末路之  
難終始柔生長其勢則方來故深防始幾之不慎盖  
一陽主衆陰其為力易而衆陽處一陰其為力難此

陰陽大局面之不同 學問造理到九分雖一分未到仍是未換之骨根也所以要決之又決盡百倍之功恐為山九仞虧于一簣之故去欲到十分或一念忽來仍是方張之伏寇也所以必不容取女防幾微之竇恐萌芽未除斧柯難尋之故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升是兌巽與坤摩盪兌為說必從坤順中透說纔得千流萬派滙成一原所以成萃巽為入必巽入乎坤順纔得下學上達日進高遠所以成升乾坤二體至此而盡萃升坤學了手工夫也

萃聚也聚是會通來到合一處惟聚纔謂之一源纔謂之得歸宿所以德必聚斯可久業必聚斯可大乾曰學以聚之聚則自然亨只是聚必有所以聚之故

不是道理至極所在天下同心歸往如何得聚卦惟  
順以說從順中得說九五又剛中得應天下道理不  
出一剛中所順而說者是此剛中之理而上下應之  
是理之至極在此不期聚而自然无不聚所以能聚  
聚而必亨皆此之故也則是聚之主全在九五稱王  
稱大人皆指九五德足以聚天下也言用大牲利往  
則示天下當聚于九五也夫所聚者聚于剛中之大  
人豈不是聚以正豈不是天命當然所謂貞也順天

命也皆此也 澤地為萃全不由一毫勉強湊泊得  
來都從真血脉自相灌注而成聚惟主乎聚者精神  
足以通天下為一然後天下精神自然盡合于一故  
惟假廟之王可以言此蓋王者假廟一段精誠所以  
自致其孝享豈是有意為天下觀法然默孚默感天  
下之人何一不向風于王者故王者有事太廟天下  
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自然風化遍于四海詩曰奏  
假無言時靡有爭豈不為天下所利見之大人聚天

下之道孰貞于此故曰聚以正此上只就聚之道言也然得聚之道須盡聚之事所以要用大牲大牲大順也坤牛之象何為大順竭誠致敬順此中正之理而行也安得不吉又何所往而不利蓋王者假廟雖有默通天下之精神若非有用大牲之盛禮亦無以盡孝享之事萃聚君子雖有流通天下之中德

說兌

若非有用大牲之坤順亦無以盡聚貞之事蓋此中正之理即天命之本然惟步步盡其順事至于无往

不利方是天命流行故曰順天命也由此觀之聚全不假一毫勉強得其道天然有個會合之妙此聚之情實也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只順說二字上可見天地萬物原通于一故聚方是其情也 觀盥而不薦萃王假有廟都是一段神之所孚不言自化莫可擬議之妙用假廟之王與乾五聖作物覩同其功用所以為天下利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者修而聚之之謂

澤乃地中真氣脉澤上于地自然流通會合萃之象

君子在上要天下氣脉流通如澤之上地 除戎器

一作除去一作儲積皆未妥本義修而聚之此語有深味

義如除官之除

猶云另置在一

處也盖民聚則不虞易生所以戎器要防其用又要不

必用妙在除字藏有用于不用也這不是上下精神

常得流通如何免得不虞之患故君子以除戎器戒

不虞為萃取象全在言外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  
也

一陽居尊位為比萃二陽在上二陽不如一陽之專  
惟九四一爻合四柔爻而同歸于五則成萃矣故諸  
爻中每有得失兩路正欲其不分于四而專一萃于

五也 初坤順之首然正應在四既欲萃而孚五又欲萃而孚四故有不終乃亂之象須要合四以萃五方得成萃曰乃萃其道則若號一握是已若順也三

陰同德合而號曰若號順以合四一握之象

撰艮手為一握

合四為一握則孚五而為笑矣却好順以說故笑也若先慮其不能孚則終不能孚須勿恤而往則无咎謂无志亂之咎也盖順四以孚五便是萃道萃四而不知孚五便是亂道夬五陽相號以乾體謂之惕號



萃三陰相號以坤順謂之若號皆兌口象所以號若  
號至勿恤往文氣一直下 二與五正應也合初與  
三以萃五者惟二得以引而進之故引吉无咎然二  
以中應五不患不相孚只要專一以從五故曰孚乃  
利用禴禴雖薄祭誠一則可上享二之上通中而已  
矣若不專一分于四則不一是自變其中也故象曰中未變  
變猶初爻之言亂也三為坤順上爻曰萃如然近四  
不正又不應五而應上所以嗟如應兌口也无攸利然合

五撰成巽能往而上巽則萃于五矣有小吝正明其无大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

未光謂匪孚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四與五同德能居五之下合而成聚大吉无咎之象

然非中非正所以不得萃三陰而但當從五以位不

當也此位字從下文萃有位位字來

非陽居陰之謂此象先文起義

五剛中而正天下當聚之正位在焉曰萃有位然位

其位必須位乎德下三爻二以中孚初與三

初亂三嗟

尚

匪孚必有元永貞之德其善真足以長天下也

元

又

久而不息也

永

元永又貞一而有終也

貞

如此五合

乾坤之德則自然无不孚而悔亡矣若只萃有位而

不萃以德猶為未光也

上六兌澤主爻所以流通

天下全在這點澤意不有一段憂百姓苦心血誠如

何得上下流通所以齋咨句又涕洟方无咎咨者為

下深心

書經多  
言咨

齋咨以手攜物為齋故行者齋糧咨

如何齋以憂民之事擔負為已事咨之至而涕而洟  
有此苦心民有不嚮應而聚者乎此聚道之終也象  
曰未安上言在上而常存不敢安之心非謂不安于  
居上也 萃上之齋咨涕洟與屯上之泣血同一心  
事皆所以通一卦之精神也其不為比上之无首者  
萃上說意比上險終其情之不同也

總用大牲吉與二簋用享正可互參損剛中在下  
苟有益上之精誠雖微物可將細事可進上已益矣  
故二簋可用享萃柔在下非誠意與物力俱竭不可  
故必合全坤上萃方成大順故用大牲吉象中所  
言中正在上大順在下則不期萃而自萃此言萃之  
理也文中所言上不獨以位萃也必萃以德至于齋  
咨至于涕洟下不獨以中應也必盡其誠至于勿恤  
而往雖嗟亦往必期于萃而後已此言所以盡萃之

道也皆萃之情也

人天地萬物之聚

錢師語

王者人

之聚孝者德之聚中者理之聚故萃稱王假有廟利

見大人學問中以立本順以應事何患不萃乎 易

貴剛中而于兌中爻多有危辭以柔爻逼近之故萃

五曰萃有位志未光也六五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臨二曰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咸五曰志末也爻辭皆

吉而小象難曉看来皆為悅之易于失中故防之都

是一意如困之剝削節之不出門庭則爻辭先危至

于履之坦坦猶云中不亂睽之遇巷猶云未失道與  
辭中亦深寓可危之意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南征前進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  
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序卦曰聚而上者謂之升升是進進不已妙境只是  
如何方得升却不緣一毫躋攀之力天機發處欲罷  
不能有升于不自知亦不能自己者故取象于坤巽

地中生木為升妙處全在一生巽為東南之木方生之氣得了坤順這點生氣發動自然日進日長時時是生則時時是升孟子曰生則惡可已所謂時升也坤巽皆柔而所以升皆因得了二剛生長之氣是其升也時升而升故曰柔以時升時云者謂其適中乎得升之理也蓋九二一剛既得中而又上下應之卦體巽以順所巽入而順從者惟此剛中至理中而應則合卦盡是生氣以此而升純是天然自然上達是



以大亨也是以字有力 巽在坤上則為觀爻中三  
曰觀生聖人所貴于巽者貴此生氣耳 用見大人  
下則極言升之義如此大也乾九二曰見龍在田君  
德也升二即乾二雖位于二實有君德可為天下之  
利見蓋德日進于高明便是明明德于天下體段特  
未進而居五位耳以其未升五位而有其德故不曰  
利見曰用見蓋雖无美利可言而其可用為天下共  
覩則一故謂之用見也

乾二曰利見者  
則有利可言矣

以此其德已

何憂不日進于廣大高明天下何憂不共登于大猷  
至治故可以勿恤而曰有慶也由此以征乃謂之南  
征蓋乾南坤北柔以時升是柔皆向剛而行坤皆向  
了乾如此以征何吉如之故曰志行也凡坤柔皆當  
南征南征則坤而歸于乾矣坤終于此卦故特言之  
或以南征指離言其  
義亦同離位即乾位萃以剛中聚升以剛中升升  
是天德萃是王道故皆稱大人萃五得位假廟之王  
也升二未得位亨岐之王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以順作  
慎不必

地中之木一生則息息是生升之象生性在木雖無時不生必得坤以順之然後日成其高大生理在心亦無時不生必有順德以積之則亦日進于高大生生之道然也 惟巽故生惟順故積高大巽象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巽在內為升之主坤三爻則所升之境也 初爻  
允升允信從也柔從二陽以升故象曰合志大吉正  
從合志來 九二剛中全坤之所應者此爻也故稱  
孚孚則可以相通故利用禴升之用禴謂以真心直  
通徹而達于上也初之允是發端以一信二之禴是  
中心以一誠學問如此何患不日進 九三亦巽剛  
也視二又進一步升以漸高為義初不過發念二是  
中心升而三則已入于境詣前是坤順升虛邑之象

升虛邑則境地空明廣大自然日進不已矣象曰无  
所疑可見境雖虛自生疑貳則亦不能升于虛也以  
木言之三是發生而條達之際非入坤順則生者礙

矣

虛邑雖實象  
亦寓教戒意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

也

隨亨于西山專指大王言邠梁岐皆西山也  
升亨于岐山指周家王業言世業起于岐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四坤順首爻以順德積小成高大無如周家王業故

取以象之

詩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文辭正取之此

看周家王道皆積順所致故曰順事也五得中正應

二所以貞而吉貞吉之升一級歷一級都是升堂得止造詣故謂之升階而曰大得志也 上六居坤之

極以地則北而非南如時之自晝而夕有冥之象然君子之升豈有時可已故冥有冥升蓋日有升冥而不升便非朝乾夕惕之學冥升之道却以不息為貞

夫息之義養也生也息則升不息何以為升象曰消不富也此有妙義蓋日積日累得一分進一分此以知進知得為升息而不消之貞也積而能化有而能亡進一步化一步此以知退知喪為升消而不息之貞也升而至上正要消得去從前所造所得都歸渾化這方是到頭學問懸崖撒手升于不可見不可名之境故謂之冥升孔曰無能顏曰末由朱子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皆是此著

陰言不富  
謙泰皆然

隨曰君子以嚮

晦入宴息宴息工夫就是冥升工夫非乾健力量不能消而息息而消也 六四之亨于岐山日益之升

六五之升階得止之升上六之冥則超然化境不可

用力之升也故升以此終

舊以昏昧為冥則何以為冥升

總 升六爻无不吉之辭只為南征之故雜卦曰升

不來惟其二剛上升衆柔從之而升與他卦陰陽此往彼來之義不同故曰不來也 萃升二爻皆曰利

用禴萃之禴聚己之精神以順五也所主在五取合



散為一之義升之禴用一已之精神以漸通也所主在二取自下達上之義須有辨

萃升臨觀之倒體四卦命名皆以二剛作主陽在下曰臨進位則曰升陽在上曰萃再進一位則曰大觀澤在下為臨上則萃矣風在下為升上則觀矣其分于上下經則原始要終有剛柔之不同 夬姤剝復之盡變也萃升无妄大畜之盡變也中局末局首四卦劈對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

六所揜所以為困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本源泉遇兌收斂之候則日涸縮所以為困遇巽發動之候則日流通所以為井 困剛揜以坎剛為

兌柔所揜全為六居上也坎是陽水

陽卦

兌是陰澤坎

中一陽源頭之水欲其出而上行遇兌收斂有不得

行之勢所以剛揜若為物所揜也然見揜者一時之  
相遇不改者流行之本體得其流行之體何畏乎揜  
故困自有亨道坎是心體人心中一脉源泉無時不  
流行然不能必其無難通之遇有時窒而見揜即謂  
之困然困者遇也心體何有困君子不以困為窮止  
欲于困中得通故曰困窮而通蓋德慧術智生乎疾  
疾困窮而通乃真通也其所以得通之故只為吾心  
有个必不搖奪之定宅在是乃心之所也

書曰王敬  
作所又曰

所其無逸

這所至危而安至變而常只怕人自失其所則困而困矣若曉得險以說既見得此心有至險可危者又見得險中有至安可說者從險得說便困而不失其所不失其所困而亨矣這不是陽剛君子如何有此故曰其惟君子乎指九二也凡處困非以忽畧而不知險則為困阨而不說非心中得天理自然之安何能困而亨故險以說斯為不失所也 不失其所非另有一个理即是困中恰好正當處故不失其

所方是貞貞得困即是身正而天下歸道理是為大人吉无咎由此觀之君子所以困而能通者全是自心中有得而通若不由心通而欲感通于言語之間則已先无以自信何以信人徒尚口舌必窮而不通者也不失其所是由坎以通兌尚口舌必窮而不通故必窮困窮而通窮則不通大人指九五言以其不失在一已正言君子以其能通于天下謂之大人君子大人元同是一人九五九二亦元同一剛中因位而分言

困在世情中看是个窮途由君子

處之更成益境只為困正是動心忍性最好下手處  
若得困處通何處不通又最好得手處故困德之辨  
也程子曰困便是處困之道

是用  
力字

自古聖賢豪傑何

不從困中來只是先要識己之所困者何事故曰困  
貞大人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无字之義與澤滅木滅字同即象之云揜也  
八月白露降而水縮九月霜降而水涸皆兌氣所致

澤盛則水消日向于无有无水之象此是自然之天  
道君子曰時窮而窮困就是正命盡處困之道就是  
至命致者用力以求至命也命之所在順之則心安  
不順則心不安故遂得心志所以致命也力在不失  
其所便遂得已志此是處困真攔柄能險而後可  
言致命能說而後可言遂志致作授命  
未足盡義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

讀作享

祀征凶无咎

朱紱

方來上應之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

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外來之遇不足言困自家无所以貞遇之道方是困

道即困之所也三柔爻失其所三剛爻不失其所故

得失自分兩途 初柔在下不能上進者也便坐住

了困象臀困于株木

坎為堅木下交象株

株木朽而无生氣者



不覲覲五也此皆因不明所以愈入于下謂之幽谷  
又久而不能上出也可見人困而求明便不至于如  
此所以要困而學 九二坎中之剛足以飲天下足  
以食天下特在剛揜之時象困于酒食謂未得為天  
下用也然與五同德相應酒食在二乃上所必需朱  
紱方來之象方者將然而必來之辭惟在二一誠以  
應之曰利用享祀謂進其酒食于五也若五未來而  
先往則有征之凶然二有中德自无此咎如二者德

在己應在五困而必亨故曰中有慶特著征凶二字見雖有必應之朱紱又不可以膏粱文繡而動其心如此方不失困之所也 三既質柔又處非其地故

極言困之凶宮坎象妻少女象

註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則者傷于上下然剛中

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

象曰劓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

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四與二同德二本得所之君子也四能來而下二得所與矣四在高位乘車之人下求二之賢以共載如可貴之金車矣

坎輪在下車之象剛  
兌體金車之象

但以時方剛

揜與二皆无所往所以徐徐而困于金車也有吝矣然有同德相與何患困之不通所以有終也不居五與二中不應故謂之不當位 九五剛中得位與二正應困之得通全在二五合二得五方成說五得二

方險得其貞只是方在困時有六揜于上劓之不易  
也有初困于下劓之不易也所以二五皆未得志而

困于赤紱也赤紱指二

紱以蔽膝在下體又坎為赤其為二元疑

不言五

困而言二困者君道无困臣受困即君之困也

且就全卦

之體言受困者原在坎剛

然二五同是中正徐以待之則自相得

乃徐有說險自能說也

象險以說

又曰利用祭祀其道只

在積誠則可以无為而自通祭祀者只自盡其心則  
不求所以福而福將自至處困者只自盡其道不求

所以亨而亨自至故曰受福也困之不失所妙盡于  
祭祀一語大人貞吉惟五當之天子朱紱諸侯黃朱  
士大夫皆赤紱以五視二則稱赤以二視五則稱朱  
定位然也五稱祭祀位在主祭也二稱享祀以物供  
上之祭曰享助祭者也書經惟恭奉幣用四曰徐徐  
五曰徐說急于出困便不善處困故徐方得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

臲五結反  
臲五骨反

曰動悔有悔征吉

陰

柔處困極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  
變若能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

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本柔所應者三兩柔牽附葛藟之象乘剛艱危之象未當謂困所不當困也若能自醒曰如此則動有悔矣于是而實能有悔則往无不吉矣此為征吉上六象最不善何以得征吉揔妙于一悔悔則捨剛之柔改為說險尚口之窮改為誠心剛中至此方无不通行故曰吉行也可見困原非窮路一念轉移便和身翻換故曰困窮而通妙矣 征吉是全卦之吉

總 困字粗看是境就境上用力即是功夫即是德  
卦中凡困字皆兼此義 困一也人有用心于不當  
用置力于不當置這是坐了株木又有拂世違俗必  
為人所不可為這是據了石與蒺藜又有膠纏意見  
迷惑終身這是入了葛藟此等困如何可有若有酒  
食自然有朱紱有金車自然有相與有中直自然有  
徐說能祭祀自然受福此等困何妨于有然株木蒺  
藜葛藟何關性生酒食金車赤紱非緣天賦顧人自

處何如知此可以言困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

其瓶凶

繙音摘汔許訖  
反羸律悲反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坎德在人心萬感之所不能搖但患已无所以貞之故困言不失其所又萬感之所不能窮但患已无所以通之故井言養而不窮井之為用无一人不待



養亦无一日不為人養人心之用亦然故取以為象

其妙全在巽之一下泉脉在地

坤中一剛

不有以通之如

何成井惟巽善入能通之者巽也井泉在下不在乎

井如何有有用惟巽為高能上水者亦巽也

聖人以木掘井

以繩出水皆取諸巽

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既成井則其出也

為不匱之源其用也為不竭之府盡成天下利養所

謂井養而不窮也聖人取象于井全為養而不窮一

句

鼎卦烹飪也一句同

下文皆言所以養之妙井養而不窮

只為有个活水源頭無處不同者在只看井雖因邑而有然邑有時而改井何嘗改古人相地居民觀源泉以為邑故邑有改然此邑之水與彼邑之水何異不改井也可見井之體一定有萬變不移者惟其一定所以終日汲不因之減一分終日不汲不因之增一分無喪無得也水上出而往其往無窮是此井水從源而來其來無窮亦是此井有體有用相禪不窮往來井井也所以能然只為剛中之德在這剛中天

理原是萬化而不變遷所以增減不得所以來往无

窮故曰乃以剛中也剛中句合上三句釋之

无喪无得句原

根上句來本義分明

但井體雖一定用之在人却有得有不得

巽水必要及泉得泉必要上水若中道自止半途自廢如汔至之井緇未及水或及水而羸其瓶豈成井井之用是以凶也未緇井則水源未通羸其瓶則水未得上孟子曰掘井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未及而羸瓶亦為棄水摠不成養所以凶象井之義于人心最

做切沆乾也水雖无改却有時乾

音干

瓶坎為缶也縞

巽為繩也

沆撰離之象  
嬴撰兌之象

井其心學之淵源乎境有

變遷地有移易而一源者自如也不以聖而增不以  
愚而亡叩之則通取之則盡可為井井不竭矣第恐  
義理有一時之未達必无以沆而生畏功夫雖一線  
未到必无以縞而自止即或中道之毀缺可虞必致  
謹于羸之當戒則渾然中德本來自完而養一身養  
一邑養天下以之矣所謂養而不窮也

陸象山云南海北海東海

西海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千百世之上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是為改邑不改井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

皆取井養之義

井只是个養水本足以養萬物得了巽生之氣是水在春夏當發動氣候益見養之无窮有井象取義在木上有水勞民謂上人慰勞之故為君養民之道勸相為勸勉其相資相濟故為使民相養之道坎以勞之巽以風之也

初六井泥

乃計反

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

井无禽時舍也

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

九二井谷射鮒

音甕附甕敝漏

九二剛中然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象曰井谷

射鮒无與也

九三井渫

息列反

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不停汚也

井以陽剛為泉

陽主生

泉以上出為功故漸上漸吉初

最下巽木方入坎水未通故泥而不食是井未有來

之源也井取新泉泥則未新故為舊井

非廢棄舊井

猶人

之舊習氣未去也禽取水之輓轆

坎輪在上之象

以其未可

汲故无禽是井未有往之用也來不成井宜下入不宜上出故曰下也往不成用宜安以俟之徐以澄之

故曰時舍也舍是安靜以養其清其義最妙

棄去之說不穩

乾初九曰下也九二曰時舍也與此同義九二雖

有泉未能上出井谷之象谷如谿谷初為異魚二近

之射鮒之象下注為射甕甕井之具

撰兌為甕故漏

井泉不

以養人而以之養鮒失其養矣曰无與言無所用也  
九三應上泉已渫而可食矣可食而未有食之者所  
以可惻也有養天下之德而不獲為天下用此至可  
惻之事然可汲之用已在只王而明天下並蒙其養  
矣故曰受福也象中下求字更妙盖源泉欲為天下  
食當先為王者食求王明求王心之明也正是啓心  
沃心之法故左傳曰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何福  
之有非王心先明必无以使天下之明則井渫終于



不食矣

三與五位不相當故必  
須求曰明撰離之象

困井俱曰受福遇困

而盡誠者惟祭祀則反本窮源之思也有泉而所求者惟王明則正本澄源之思也天下之福莫大于此

六四井甃

側舊反

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輓輻收  
緝者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

成也

四曰井甃惟甃方可以常渫而不泥亦可以常汲而

不漏故无咎象曰修井味修之一字見井之得泉與

得用皆人工所致也五則中正故冽

清之極

井之用成

矣又曰寒泉食井當春夏則寒

正是異令

其用于時尤切

也 上六以坎輪轉巽繩井收而水上出矣又勿幕

上六陰虛之象

則汲之无禁以不窮之養公為无窮之用所

以有孚而稱元吉如此更无繙井羸瓶之患矣故曰

大成也

總 初言泥則三言渫五言冽二言漏則四言修上

言收六爻語脉相承人能濯去舊見以來新見則必  
不泥而无禽矣能由下學以至上達則必不谷而成  
漏矣常使滌者之可汲豈憂无王明之可求常令修  
之而无咎何患无有孚之元吉井德之地也于此見  
之困不失所是正已无求學問故困以寡怨井養不  
窮是淵泉時出學問故井以辨義

周易像象述卷六